

五龍十二俠





明清兩朝武俠會小說

五龍十三俠 第三集目錄

第二十一回

明修棧道引月向風
暗度陳倉攜雲握雨

第二十二回

僵桃代李神女暗連歡
接木移花巫娥偷薦枕

第二十三回

鴛鴦野合熱血濺紅羅
骨肉分張奇冤沉黑海

第二十四回

天理昭彰淫徒遭惡報
人情冷暖尼俠透禪機

第二十五回

遵師囑四俠走風塵
報父仇一丸喪劇盜





第二十六回

狂風大浪柳下泊扁舟
鐵索綱鈎堤邊擒水怪

第二十七回

浪高百尺力殲猪婆龍
氣焰千尋怒打狗頭吏

第二十八回

小劍俠淪爲竈下養
老道士援救雪中人

第二十九回

我勞如何菴中依大俠
似曾相識月下見佳人

第三十回

柔情似水兩小無猜
惡霸如牛千人側目



明清兩朝武俠
黨會小說

五龍十三俠 第三集

黃浦汪景星著

聖湖吳儷影評

雲陽蔡陸仙批

第二十一回

明修棧道引月勾風

暗度陳倉攜雲握雨

書接上集。再說那個老頭兒縱身起來。擺開門戶。和那個賣解的女子。動手走了數十着之久。那個老頭子的手脚。漸漸的鬆懈下來。可是他的面部上。神氣一些兒也不急劇。仍然很從容的應付着。（有所恃而不恐。）冷玉明忍耐不住。分開衆人。跳進圈子。口中說道。老少不對手。這是道兒裏固有的規例。你倆且住手罷。那個賣解的女子。在面局上看起來。着着佔着上風。可是粉面失色。香汗涔涔。（



暗寫老頭兒的內功強硬。聽得冷玉明叫開的話頭。她很快的丟去一個勢子。縱出圈子。那老頭兒趁勢也就住了手脚。玉明雙拳對那個賣解的女子說道。我倆年齒相當。何妨來拚上一個。你高我下呢。那女子點頭說道。難得小姐肯來指教。我自當要奉陪的了。她說罷。雙拳一分。便成了一個二郎擔山的勢子。在下面候着。冷玉明雙拳朝兩脇下一曲。右足懸起。正待……那個賣解的女子。忙將雙拳一收。一躬到地說道。謹承指教。後會有期罷。他說着。領着那三個牽着黑狗。和紅毛猩猩動身走了。（去得奇怪）在場看熱鬧的一班朋友。登時都弄得莫明其妙起來。列公。你道這賣解的女子爲什麼一着未曾較量。便自動身走了呢。這其中原有一個緣故哩。她自己立了一個二郎擔山的門戶。來候玉明這個出手的家數。是不比尋



常的。如果用雙龍出水、葉底翻花、獨劈華山、以及童子拜觀音、稍公把舵、這些對着。那麼便要走下風了。（寫家數有條不紊。著者研究國術之程度深淺。於此可見矣。）獨有少林派的魁星踢斗家數。可破掉這出場的二郎擔山的。那個賣解女子。見玉明陡然以魁星踢斗的家數擺出來。對抗自己的二郎擔山。她便知道玉明是少林的好手了。她自知不是玉明的對手。忙丟去一個架子。領着那三個一齊動身走了。原來那兩個女子穿黑披風的叫關玉佩。紅灑花披風的叫林玉梅。敲鑼的小夥子叫孫玉璞。擊鼓的小夥子叫畢玉裘。談起他四個的來歷。倒也不小哩。他四個皆是崑崙山緣空師太的徒弟。四個之中。以林玉梅最爲出色。不獨具初步十三門功夫。並且攢使一枝梅花響鑽。百發百中。不論黑夜白晝。皆能操縱自如。從未打



過一次空門的。她本是河北三河縣的人氏。她的父親叫做林三三。是六縣快差的首領。六縣境內。不論出了什麼盜案殺人案。皆是林三三手裏破獲的多。六縣治下的三班快差。皆歸他一個人管轄。不論那一縣出了重要的案子。皆由林三三設計探訪。林三三的私寓。住在三河西門外大清河邊。他的父母去世得早。也沒有兄弟姐妹。家中所有的便是一妻二妾。他的妻子仲氏。生了女兒。便是玉梅。兩個姬妾。皆是從窯子裏買得來的。一個叫寶紅。一個叫寶珠。仲氏平日不出主堂屋一步。鎮日價青磬紅魚。吃素唸佛。家務一切。皆由林三三的叔父林仁民照應。三三平日東奔西跑。一個月扯不上在家裏五天。有時竟有三兩個月回來一次。家裏另有一個夥計。名叫洪如海。是三三的徒弟。家中如果需要什麼。或是三三在外邊需要什



麼皆由洪如海往來傳達。三三很歡喜這洪如海的遇事皆將洪如海當着自己的兒子般看待。這洪如海原來是一個上高的飛竊出身。在任邱犯了一件大竊案。可巧在楊柳青飯店裏吃醉了老酒。將真情吐露出來。給三三的手下暗探捉住了。三三見他的面目生得不錯。又兼有一身很好的本領。便有愛惜他的私心。只命他將原贓奉還失主。不願將他送到官裏去受刑。留在自己的身邊聽候差遣。洪如海被捉之後。自分必死。再也不承望三三救他啊。他未曾丟掉了性命。自然是感激三三的大德了。什麼事情只要三三差遣下來。他都用心用力的去做。不敢有一些兒差錯的。因此林三三越發重視他了。（遠處寫來妙極）。家內一班小廝僕人。皆由洪如海一個人來調度。田疇上的農務事情。林仁民有時精神夠不到。也由洪如海



去照料三三的兩個小老婆。本是窰姐兒出身。那一種輕狂佻達的舉動。自然是不能改掉了。（自然二字用得好。）有時和洪如海碰見了。露出不少打情罵俏的樣子出來。洪如海本來是一個不安分的東西。（不安分三字用得又好。）他見兩個小夫人有這種好顏色到自己。不禁受寵若驚似的。起初到不敢怎樣的放出本來面目來。後來漸漸的不對了。竿頭日上。一步進一步了。他的目中意中。祇有一個寶紅。却沒有寶珠。因為寶紅比較寶珠。一則是生得漂亮。再則是天生一種風騷流利的舉止。不論你是一個鐵石心腸的漢子。見了她也要酥了自己的骨頭哩。題起寶珠來。面貌雖不及寶紅生得那般好。可是勾風引月的本領。不亞於寶紅咧。但是男子好色。本是天性。有色便好。沒有色便不好。這是自然的道理。寶珠雖然會勾風



引月。可是自己的面孔沒有寶紅生得好。便在這不知不覺的當中。風頭沒有寶紅來得健了。便是林三三對於她兩個。也是寶紅來得親熱。寶珠的一方面。也祇好是敷衍從事吧。原來寶珠是先納的。寶紅是後納的。如果先納寶紅。那麼寶珠一方面。便不致多此一舉了。平均算起來。林三三每月回來。一年祇有兩個月。在這兩個月裏。寶紅的房裏佔去了四十天。還有二十天輪到寶珠。更有友朋讌會。傷風頭痛。以及精神疲乏。不高興等等。皆是不可少的折頭。這樣的折頭打下來。祇能有十五夜。可以得着林三三的雨露了。請教一個送往迎來。日無虛度的寶珠。對於這一種單調……寂寞……悽慘的生活。怎麼能夠換度呢。可是林三三的家規嚴緊。除却幾個親近心腹的人們。可以到後面去走動。（只此一句。已造成下文一幕



風月的好戲出來了。一寶珠雖然具有勾引的大法力。可是處到這種境界。却無人可勾。無人可引。大有英雄無用武之地之歎。寶紅雖然比較寶珠多佔着幾天。可是四十天拿一年來比較。自然是相去很遠的了。她也起一種車薪孟水的感激了。因此寶珠也不能怨寶紅分她的肥料了。林三三的心腹人。小子方才已經交代過了。一個是林仁民。一個是洪如海。中堂以後。祇有這一老一少的足跡。可以到。其他的夥計僕人。一概是不准擅入中堂一步的。林仁民是一個年近七十的老頭兒。白鬚滿頰。已成一個肉慾戰場上的落伍者了。列公都是過來的人物。寶紅寶珠注意的人物。你們到了這會兒。也可以點頭會意是誰了。林仁民有時應酬外務出丟了。洪如海快活日子便到了。他到後邊先將那班僕婦老媽。以及丫頭等調遣開



去。譬如張媽到後園去澆花。李姆到前廳去掃地。大丫頭買絨線。小丫頭揩窗兒等等。都要將那礙眼的僕婦丫頭。遣散得精光大吉。他這才和兩位小太太來談山海經哩。那一天洪如海拾着一塊牛肉。從寶紅的窗前經過。可巧寶紅伏着窗口向天井裏一盆秋海棠出神。洪如海走到切近。涎着臉向寶紅笑道。奶奶此刻還沒有用飯嗎。〔扯淡的口吻如聞〕寶紅扭過粉頸。飄着那對追魂攝魄的眼睛。對着洪如海下死勁的瞅了一下兒。接着噗哧一笑。輕輕的罵道。捉狹鬼。輕手躡足的走到我的身邊。我竟一些兒不會知道哩。冒裏冒失說出一句來。嚇得我出了一身的冷汗。她說着伸出一隻柔荑也似的玉手。在酥前胸輕輕的拍着。〔騷形媚態。如現紙上〕這時候可巧有一隻黑大的狸貓。見了洪如海手裏拾的那一塊牛肉。牠繞着尾



巴遠遠立着。對着那一塊肉。妙乎……妙乎的叫着不停。洪如海見景生情。手指那狸貓笑嘻嘻的說道。你不要痴心妄想了。這一塊肉難道還輪到你的嘴裏嗎。你便是叫得舌苦喉乾。腥味兒也輪不到嗅着哩。（語帶雙關。是人是物）。寶紅笑道。這黑狸兒也太痴了。有人在肉邊。自然不能到嘴的了。俟候沒有人看守這塊肉。那時便是將肚皮吃得漲破了。還有誰來管理不成。他說罷。又是抿嘴一笑。（借物寫情。筆法妙極）。洪如海聽得。嘻開一張嘴笑道。奶奶的話。果然不錯。這貓兒不會打算。放着這一塊肉。不得到嘴了。我可要說一句笑話哩。看肉的人。雖然不在肉邊。可是肉兒吊在半空。沒有梯緣。貓兒雖然想吃。可是一塊糖掛在鼻尖兒上。嗅着吃不着。這又有什麼方法可以想出來呢。寶紅笑道。這却不能怪肉兒不肯。却怪狸兒



太也沒有膽量。如果貓兒放大了膽兒。跳了上去。難道肉兒還能逃掉了不成嗎。洪如海聽得忙道。奶奶的話。的確有道理。祇看貓兒的膽子了。他說着。拾着一塊肉。笑嘻嘻的向後面而去。他過了角門。猛的想出一個念頭來了。重又走了回來。對寶紅笑道。奶奶今天晚間聽着罷。如果聽得咪呼咪呼的聲音。那便是貓兒來吃肉的時候了。寶紅笑吟吟的飄了他一眼。更不說話。這一眼不飄猶可。這一飄只飄得洪如海好像落水的判官一樣。渾身的骨頭都酥了。險一些兒軟攤下來。他將一塊牛肉送到後面。心裏打着算盤道。她說的這幾句話。細細的思索起來。她不是暗暗的答應我了嗎。一塊肉兒塞到了我的嘴邊。我還愁嗎。他到了晚間。眼巴巴的等到衆人一齊熄燈就寢了。他便將他的飛簷走壁的本領施展出來。過了大廳。到了後



面側室窗下。捏着嗓子。呼咪呼咪的學了兩聲貓叫。呀的一聲。門兒開了。洪如海一溜烟的進去了。所事如何。看官肚裏明白。恕小子不去細細的交代出來吧。到了五更時候。洪如海掩着衣服出來。寶紅雲鬢蓬鬆。春風滿面。外衣也不着。祇穿一件粉紅宮綢的小襖。下面却襯着一條蔥綠灑花的夾褲。趿着鳳鞋。送他出了門。又和他低聲小語的說了兩句話。洪如海笑嘻嘻的連連點頭動身走了。（說的是什麼話。讀者至此亦可意會矣。）他倆自此以後。每夜都來舉行貓兒吃肉的那一個頑意兒。天下事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爲。饒你倆幹得怎樣的祕密。總有一天被人知道了的。寶紅的臥房。原和寶珠的臥房。是住在對面的。寶紅的房裏。出了一個月的把戲。寶珠還在夢裏咧。可是他倆個成了事實之後。反而不像從前那樣的窮凶



極惡了。見了面。倒規規矩矩的起來。（妙筆寫到骨子裏。）寶珠見他倆陡然冷淡起來。不禁好生疑惑。暗道。不對不對。偷情場中有四句老例子。是哈哈嘻嘻。有沒關係。冷冷清清。有了事情。他倆從前見了面。都是嘔心坼血的信口亂說鬧笑的。近來忽然這樣的行規矩起來。我想這其中一定有了花頭了。（著者寫出這一節來。道人所欲道。言人所欲言。寫人知而不肯言。非情場過來人。不能有此筆法。）她在疑慮之後。暗暗的便留心兩他個的舉動了。那一天夜間她聽得窗外秋雨瀟瀟。下一個不停。她惹起無限的寂寞淒涼。躺在床上。翻來覆去。一時不能安枕。（確有此等的神情。）猛聽得寶紅的房門吱呀一聲開了。接着撲通一聲。又關了起來。寶珠便懷着一肚皮的鬼胎。暗自說道。方才不是開放房門的聲音嗎。她此刻還開放房門。